



农村新故事丛书

黑牡丹



农村新故事丛书

黑牡丹

甘肃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1964年·兰州

第 二 册

本社編輯部編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(兰州市第一新村)
甘肃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1号
青海印刷厂印刷 甘肃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: 787×1032毫米 1/32·2 $\frac{1}{8}$ 印张·65,000字

1964年11月第一次 1964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7,200

统一书号: 110036·102 定价: (5)0.16元

編者的話

《農村新故事叢書》，是專門為廣大農村讀者編輯、出版的。

在我國農村，一向有講故事、聽故事的活動。有的地方，把這種活動，叫作“擺龍門陣”，有的地方，把這種活動，叫作“講古今”。但過去所講的故事，好的很少。很多故事宣揚了神仙鬼怪、入山得道、命運根應等封建迷信思想，宣揚了讀書中舉、衣錦榮歸、升官發財等個人主義思想，或宣揚了劍俠好漢，包打天下，才子佳人，悲歡離合等荒誕不經的奇事怪論。有的還夾雜着庸俗下流的情節和話句。听了，不但得不到好處，還要受到它的壞影響的毒害。

解放後，在黨的“百花齊放、推陳出新”的方針指導下，在廣大農村，“講新故事、聽新故事”的活動，逐步得到開展。近幾年來，群眾對這方面的要求，較以往更為迫切和提高。因為，新故事，講的都是新社會的新人、新事、新思想、新風尚。听了，可以受到教育，受到鼓舞，增加有益的知識。對提高社會主義思想和階級覺悟，對反擊革命干勁和正確處事作人，都有好處。

我們編輯、出版這套《農村新故事叢書》的目的，就是想及時供給一些這方面的材料。這些材料，既可作為開展這一活動的底本，也可作為一般通俗文藝讀物來讀。

为了农村读者讲读方便，《农村新故事丛书》里所选的作品，除了首先要求内容好外，还要求尽力作到：故事生动，语言通俗，容易读懂，适合讲述。除此，我们还对一些生疏的字、词，作了注音和必要的注解。并在每篇作品后面，附了一段简要的“内容说明”，尽可能帮助读者，来理解这篇作品的中心意思。

怎样能把《农村新故事丛书》编辑好、出版好、发行好，我们还没经验。希望能多多提出批评、建议和要求，从多方面给我们以支持和帮助。

1964年9月

目 录

黑牡丹.....	王维新 (2)
果园里.....	王家大 (17)
七把钥匙.....	金吉泰 (38)
山区商店.....	陈步邱 (50)



黑 牡 丹

王 維 新

在黃崖車站下了車，天色已經麻乎乎的了。可是，從這里到我要去的茭茭灘村，還有四十多華里路程。這條路空曠（kuàng讀況）荒涼極了，全是一個連一個土坎似的山包，砂石中長出茂密的野蒿、茭茭草和馬蓮。

記得五、六年前我頭一次走這條路時，路上見到的，不是蝎虎子，就是刺蝟、七寸蛇、野狐和狼……很少看到人家。大白天走，心里都覺得惶惶^①的。

現在天漸漸黑下來，想到這些，我越發不敢走了。在這里蹲一夜吧，除了車站候車室以外，連個住的小店也沒有。正在左右為難的當兒，忽听得背後有人聲：“噢，你不是王同志嗎？”轉身一看，面前站着個虎彪彪的小伙子，穿一件沒掛面的老羊皮皮袄，胖胖的黑紅色臉膛。在背後，還站着兩頭毛驢。相貌熟熟的，可就記不起他姓甚名誰了。

我裝出非常熟悉他的樣子，握住他伸給我的手，說：“噢，是你呀！”一面緊盯住他的臉，一面急忙在心里低低念着“趙錢孫李周吳鄭王……”企圖從“百家姓”的寶庫里搜尋出他的姓名來。

① 惶（讀紀）——因害怕而心跳叫惶。惶惶是西北方言，意思是心里感到有點惶恐。

小伙子以为我真的认得他，憨厚的嘴角向上飞了开去，眼睛里闪着喜悦的光；这一来，那胖脸蛋上的肉越显得高了，简直和他的小鼻子挤在了一起。真眼熟，哎呀，他是谁呢？

当他知道我专程去茭茭滩村时，高兴地说：“嘿！我猜着你就是我们的客！”说着，把驴拉到一个坡下，让我上驴。这回我猜想他准是茭茭滩村的社员无疑了。

这里的毛驴，个子小得可怜，人骑上去，两只脚简直快搭拉到地上了。我看着那小伙子偌大^①一条身架压在驴背上，着实有些可笑。他仿佛看出了我的意思，笑呵呵地说：

“别看咱这黑毛驴小，后劲可大哩！”大概是为了显示这毛驴的“后劲”，他“哟啾，哟啾”地喊了两声，让毛驴撒开四蹄飞奔起来。他继续着已经打开了的话匣子：“前一晌，咱村上来了个铁路上的同志，嘿，个子比我还高。临走我们拉了个毛驴让他骑，谁知他上驴还没骑稳，驴就打他裤裆底下钻过去了。嘿，你別笑，他那个裆呀，总有城門洞那么大。嘿，说实在的，这怪他没摸着骑驴的門道。俗话说：‘馬骑前背驢骑腰，驴骑屁股水上漂’。男女骑驴又不一样，你看，咱们就是这个大叉腿的骑法；可妇女，嘿，又是这么个骑法——”说时，他把左腿翘过驴背，垫在右腿下面，成了盘坐姿势，面对着我。真想不到这个相貌憨憨的小伙子，却是这么个饶舌的“活宝”。

毛驴一溜小跑，只听见哟啾哟啾的蹄声响，耳旁刮着一股風。我两腿夹紧驴肚子，可屁股还是叫颠起来，震得腰疼脖子

^① 偌（ruò讀若）大——这么大的意思。

子发麻。我再看他，却象粘到驴屁股上一般，那神气悠然自得。看着他那“坐驴”的姿势，我忽然想起来一个人：何梅梅！茈茈滩村的新媳妇何梅梅。也许是由于她的皮肤黝(yǒu读右)黑的缘故吧，一帮子青年人都管她叫“黑牡丹”。

此刻我所以忽然联想起这个“黑牡丹”，不是没有来由的。记得那是1956年秋后的一天傍晚，茈茈滩农业社的饲养员把一大群牲口赶到村外涝池饮水，内中有一头麻叫驴不知啥缘故突地惊了，撒开四蹄朝拦洪坝那边奔去。后面追赶已经来不及了，眼看驴就要临近拦洪坝深沟。我们一群人都站在涝池边捏着一把汗。就在这时，前面出现了几个人影，那是几个收了工回庄的妇女。她们还没等到麻叫驴到跟前，就尖声叫着向一旁躲去。可是有一个人影没动，只是向旁边一蹲，等麻叫驴跑近的时候，一纵身跳起来，用敏捷的动作，抱住了驴脖子；踉跄①了几步，把整个身子轻飘飘地悬吊在驴脖子上。麻叫驴被这突然的袭击震怒了，折转了个方向，连跑带跑蹿子，而那个人影就象长在了驴的脖子上，任驴子怎么使劲，也摆不脱她。过了一阵，大概麻叫驴精疲力竭了，只跑不跳了，那人影忽地翻到驴背上，把左腿往右腿下一压——就象方才这个小伙子那样——驾驭着没带笼头、没拴缰绳的麻叫驴飞回村子里来。这时，我们大伙里不知谁叫了声：“黑牡丹！”老社长谢胡子说：“噢，是她！我说谁能有这么大的胆子；噢，她，真是个山里的了头！”

①踉跄(hàng qiàng读量呛)——走路不稳，跌跌撞撞的样子。

我睜大眼睛，望着那越來越近的女騎士，還沒完全弄清她是誰，老社長又把他那毛糙糙的圈臉胡湊近來，說：“這麼攢勁的個媳婦子，才過門沒百天，那小子就鬧離婚哩！真他媽的沒眼光！”我問：“誰？”“還有誰？董老木匠的二小子唄。二杆子貨！才喝了兩天墨水，就不知道高低了……”老社長的唾沫星子還沒噴完，那麻叫驢已經到眼前了。驢跑着，女騎士就飛身跳下，扑打扑打身上的土，對着觀望的人們豁然一笑，不好意思地勾着頭跑進村去。直到這會兒，我才認出她來，她，不就是天天到夜校最早的何梅梅么！

想到這裡，何梅梅的形象清楚地出現在我的面前，就象此刻天邊最早出現的那顆星，天越黑下去，她在眼中越明亮。我不由地轉過臉去問那個胖小伙子：“何梅梅現在怎麼樣？”

“嘿，王同志，你的記性真好，嘿！”那小伙子越發活躍起來，一邊打着驢，一邊回答：“怎麼樣？嘿，咋說呢，當了隊長咯！”何梅梅當了隊長？這真真是我想不到的事情。我說：“啊呀，真個是山洼洼里出了鳳凰啦！”那小伙子緊接上說：“對，對，嘿，你說的這話，完全和我說的一樣。有一次呀，我就這麼對她說，我說，你呀，好比是雞窩里出鳳凰。嘿，你猜她怎麼着？她說我罵她哩！”他沒說完，我笑出聲來，這家伙真滑稽透了。我又問：“那麼，那個董栓栓現在對她怎麼樣？”“董栓栓？你問的哪一個董栓栓？”黑暗中，我仿佛覺得他楞住了，停了片刻才說：“噢，你說他呀！嘿嘿，王同志，你記性真好，不简单，你連這麼個人的名字都记住了，嘿嘿，不简单！”我見他所答非所

问，就说：“听说从前他还看不起何梅梅呢：是不是？”

“是，是，嘿嘿，有这么件事。人嘛，一天都有个三昏四迷七十二糊涂哩，何况他！嘿，旧社会的观点嘛。哼，嘿，他妈的，差点儿把我摔下来。俗话说：‘曹操诸葛亮，脾气不一样；一个人一个脾气，一道沟一道渠渠’；有的人有口无心，火药筒子脾气。有的人有话不说，憋在肚里。董栓栓那人，就是个有口无心的，还不象有些人传说的那么坏！”我心想，他还为董栓栓打掩护呢，其实我啥不知道！我说：

“他不是闹着和人家离婚么？”他嘿嘿嘿地笑了笑，说：“旧社会的观点嘛！”他过来过去就会说这么一句“旧社会的观点”，要不就老是嘿呀嘿的。我又说：“何梅梅那么攒劲的个妇女，也够配上他的了！”这一下，小伙子的话可多起来，说：“可不是么，嘿，他也是筛子筛、罗儿罗才挑上的这么个对象！”这一点，我听老社长说过。董栓栓上过几天高小，这虽说也没什么了不起，可在当时的茆茆滩村，也算得上是个“筷子里头的旗杆”。当初，董老木匠托人给他谈亲的时候，费了不知多少周折；挑这个不成，选那个不是，最后不知为啥看中了这个何梅梅。

“嘿，别看她是山里的了头，名声可不小哩！合作化前，差不多每年麦黄时候，她都要跟上她爹到滩上来‘赶麦场’。赶麦场就是打短工呗！嘿，滩上人谁不知道这个‘黑牡丹’？割起麦来如燕飞，我们一帮打硬男人都吃不住。一上麦行子，嘿，看不来她是怎么挽麦、怎么使镰，就光见刷刷的几道银光，前面麦子倒下去，后头捆子露出来，一下子

就飞到了顶前头！嘿，劳动再没说头。当然，董栓栓那人当初也就看上的这一手。为啥后来渐渐不尽心了呢？嘿，人嘛，眼光短，看不远，就觉着人家的文化低。不过，说起来也是实话。那时节虽说她也上过几天民校，可识下的字儿呀，洋芋大的还装不满一背斗。再么，就是她人粗些儿，做事粗手粗脚，说话也是粗声粗气的，全没有女人那种‘温柔’劲儿！嘿，嘻嘻，啷啷！”

“听说还嫌人家长得黑些！”我插上一句。

“哪里？嘿，这全是瞎编！我们庄稼人嘛，谁还管那个。嘿，我看黑些还倒漂亮！”

驴下了一道坡，天色更黑了。那小伙子把他的驴打在前面开路，又接下去说：“其实呀，离婚不离婚，那也是传出去的风声。‘好话不出门，坏话传遍村’嘛！嘿，不过这话一传到谢书记耳朵里，事情就坏了。他把董栓栓‘训’了个狗血淋头，‘训’的他再不敢胡跳弹了。”

谢书记为啥有这股威力，使得董栓栓这么害怕他呢？里头的根苗我倒知道一些。听说谢胡子原是个铁匠，解放前，和董老木匠合夥干过手艺活。有个时期，甚至吃饭、睡觉都在一起。董栓栓小时候除了他爸爸的亲手教导外，第二个人就算谢胡子了。在某种程度上讲，谢胡子比他爸爸还要“尊严”。所以刚才这小伙子说董栓栓叫谢胡子训了一顿，就训的他不敢胡跳弹了。

“嘿，如今想来，董栓栓当初也给人家给的太扎了。真可以说是鸡蛋里头挑骨头——故意找刺儿。她呀，也不是好

惹的，她说：“哼，你这个高小生，有啥了不起？咱没文化，还不是旧社会的罪过……”嘿，人家也真有那股子劲，没明没黑的攻开“文化关”了。上地也装着个识字本，碰见个人就问字。”

他说到这，我倒想起来一回事。那是何梅梅教驴以后大约个把月时光吧，有一天，我正低着头寻思什么，猛不防一个人莽里莽撞地劈头问：“馬字旁一个川字念啥？”我一抬头见眼前站着何梅梅。我说：“馬字旁一个川字念驯。”她又问：“驯服这个词儿怎么讲？”我想了想，说：“这看用在啥地方。比如说，一匹野馬，经过人们调教、训练，把它那种野性子制服了，那就叫驯服。”她说：“噢，我明白了。”我突然记起，这个字和这个词在夜校初级班里还没教过，我就问她：“你问这个词干啥？”她半天没有吱声，光用一只脚在地上拨土。后来，她从口袋里掏出那本时常装着的识字课本，从里面取出一张揉摺了的纸片。我接过来一看，那纸上乱七八糟地画着个长辫子女子像，旁边歪歪扭扭写着三颗大字：“驯服她！”我问：“这是谁画的？”“还有谁！”她气愤愤地说：“就是我们那个死不了的呗！哼，他一天价吃饱饭没事干，净这么乱画、欺负人！”

从那时到如今，转眼已过了五、六个年头了。现在的何梅梅既然已经当了生产队长，那文化上想必也大大提高了。我刚把这个想法说出口，那小伙子就接上说：“当然，那时节和现在，嘿，真可说是天上地下。如今，人家甭说看报、写信，还天天写日记哩！嘿，那么厚的《苦菜花》，

人家也不过十天半月就看完了。”“这么说，何梅梅的文化水平快赶上她爱人了！”“嘿，看你说的。人比人活不成，驴比骡子驮不成。董栓栓还能和人家相比！再说，人家学文化，不光是为的男人看得起呵……”他这话，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于是我说：“现在董栓栓该服气她了？”“当然，那当然！嘿，你想嘛，人家是队长，他是个啥！甭说是他，我们队里哪一个社员也得受人家调拨。嘿，就说今年春上的一件事吧：那天，我们犁地的和溜种的配合得好，早早的就完成了定额，拿来的籽种也种完了。她一看天色还早，就提议再种一畦田；我本来已经卸犁了，她却对我说，‘你回庄去取一下种籽！’嘿，看她那神气，调拨起我来了？我一肚子的火，心想，你逞什么能，该休息了你还让大家干活！我就把鞭杆往地下一扔，说：‘我是犁地的，不是取种的！’一大伙人听见我这话，都哈哈大笑起来。她气得脸红脖子粗，说了声：‘好，你等着！’说罢，扭头就回庄里去了。我心想，等着就等着，看你到底能把我怎么样？……嘿，嘻嘻，滑！王同志，小心点，下沟了！”

我赶紧勒住驴的缰绳，一看，眼前是一条水渠，渠里结着一层白花花的冰，冰下响着嘩嘩的流水声。这条渠从黄崖山那边钻出来，绕过对面山丘，蜿蜒^①东去。我们一登上那山丘，便看见东方不远处出现银色的一片。这时，月亮打从山豁里跳出来，把那片浇过冬水的土地映照得如同水晶宫一般。

面对着这般景象，我惊奇地问：“这是什么时候开出来的地？”那小伙子说：“就是这条水渠修成以后。”“这水

渠又是啥时候修的？”“早了，就是你走的那年，1956年冬上。噢，说起这呀，还有她的一份功劳呢！”说到这，小伙子显出得意的神气，月光下，他指着黄崖山那边说：“你知道不？她娘家原来就在那里住！”这个我听说过。记得谢书记告诉过我，何梅梅家自从土改以后，因为劳动的人少，吃饭的口多，日子过得很难肠。后来，因为房子不够住，一家老小便钻到黄崖山里，挖了个窑洞落了户。

我顺着小伙子手指的方向望去，那里山丘连着山丘，茫茫苍苍一片。我似乎看到了那破窑洞里可怜的一家。小伙子说：“就在那年冬上，她爹有一天挖什么呢，忽然挖出了一股地下水。水一出来就那么大。嘿，她爹可高兴坏了，说：

‘这是老天睁眼搭救我呀！’嘿，旧社会的观点嘛！老汉就偷偷摸摸一个人挖起水来。开了一条小水沟，把水引到地里去，想着第二年保险要发财咯！嘿，谁想到他的如意算盘叫他姑娘给打乱了。何梅梅知道了这事后，就告诉了谢书记。谢书记摸着毛胡子一思谋，这水要引到咱们滩上来，该多好！

“好是好，就怕老汉不愿意。你想，水在我们这里，比油贵重。他刚挖出水来，你就去引过来，那不是‘虎口夺食’嘛！嘿，不过她也真有两下子；她跑去在娘家住了几天，不知想了些啥法儿，把她爹连说带哄地弄转了。嘿，我们马上组织了个青年突击队，由谢书记带着，十冬腊月天动了工，直干到第二年春种前，总算把水引到了滩上。她爹呢，那年

①蜿蜒（wānyán 讀弯眼）——是蛇爬行的样子。用来形容小路或小河的弯弯曲曲。

